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 
第二十一回 牀頭金盡青樓冷面 夢裡情濃浪子癡心

話說吳珍看見袁猷面上有兩道指痕，追問袁猷與何人淘氣。袁猷歎了一聲道：「家醜不可外揚。小弟因有個朋友，昨日向我借幾兩銀子用，我昨晚回家去取銀子，不意我家不賢除將銀子藏匿起來，反說了許多蠻話，觸惱小弟一時性起，揪住他的頭髮要打。他與小弟手舞足蹈，碰在小弟臉上，抓了兩道指痕，被小弟將他攢在地下，打了多少拳數。還是家父攔阻，小弟才放了手。把小弟整整氣了一夜。告訴弟兄們，不要恥笑。」吳珍道：「袁兄弟說那裡話，那家夫妻不傷和氣？不是哥哥說你，你我在外貪玩，常不回去，自己先擔了幾分不是。但凡婦道心路最窄，弟媳因賢弟在外貪玩，將銀子勒住，恐你在外浪費，也是好事。賢弟也不該造次動手就打，這就是你的錯處。壞死了是結髮夫妻，賢弟下次千萬不可。」賈銘們亦將善言相勸，袁猷唯唯答應。

各人用過點心，袁猷將陸書拉到旁邊道：「賢弟昨日所談之話，稍遲兩三日，等我外面有兩處利銀湊與賢弟用就是了。」

陸書道：「因為小弟之事，累及哥嫂有傷和氣，實是如何過意得去。」袁猷道：「賢弟說那裡話來，這不賢與我淘氣已非一次，豈是因賢弟才說閒話的。」兩人復又入座，又談了些閒話，出了茶館，各自分散。

陸書因袁猷的銀子未曾借得到手，回到怡昌號客店吃了午飯，將幾件衣服叫小喜子拿到當典內當了十幾兩銀子，在錢店內換了幾千錢，叫小喜子把房飯錢留些零用。陸書帶了十兩銀子到了進玉樓。

在月香房裡方才坐下，蕭老媽媽子看見陸書來，隨即跟著上樓，到了房裡向陸書要銀子。陸書將十兩銀子取出道：「這十兩銀子你先收了，等我銀子來再找你。」蕭老媽媽子將銀子接過道：「陸老爺，我同你說了幾次，原想你付幾十兩銀子與我，這裡也不曉得有多少事情抵住你的銀子。誰知弄到今日，你把十兩銀子，鋸不成葫蘆改不成瓢，夠做什麼事呢？」陸書道：「你將這銀子權且收了，隨後我再把與你就是了。」蕭老媽媽子左也拜托，右也拜托，唧唧噥噥下樓去了。

月香道：「我要兜索子呢？」陸書道：「我的銀子還未曾拿了來，你要兜索子如何能有呢？」月香道：「本來是我不是，也不該同你說這些白話。你就有銀子弄東西玩，要送到那知心合意相好的那裡去呢。我們無非是混巴結，擔個名罷了。」陸書急道：「你這話真正要燥（躁）死人！若說我在家裡時，或者這裡那裡亂玩是有的。女如今在揚州，除了你與我相好，真是發得誓的。你不必哇咕（挖苦）我。」月香道：「陸大老爺，你也不必假著急，你是個正經人，如今我冤賴了你，我只曉得離了我一刻就鬼鬼祟祟，何況今日到了別處呢。你是心滿意足，自必揀他心愛的差應了去恭維。論理我也不該說你，我同你要東西，橫豎是任憑怎樣說，辦與不辦要在你。俗語說得好，『任憑風浪起，只是不開船』。從今後我再也不提了，你大老爺也不必生氣了。」

陸書聽了，心中十分氣惱，又不便同月香說什麼，恐被人笑話。沒精打采倒在月香牀上，假裝睡覺。月香也不似平昔與他那般皮玩鬧笑，由他一人睡在房裡。月香銜了一根旱煙袋，到翠雲房裡說閒話去了。及至晚飯擺在房裡桌上，老媽喊了月香幾次，才到房裡胡亂陪著陸書吃了晚飯。月香洗過手臉，重新用粉撲了臉，又銜著旱煙袋到翠琴們房裡去了，將陸書丟在房裡一人獨坐，冷冷清清。老媽看不過意，勤來裝煙獻茶，尋些閒話同陸書談談說說，打打岔。

到了二更多時分，陸書自覺沒有興趣，遂叫老媽收拾牀鋪讓他先睡。聽得雞叫二遍，月香方才歸房宿歇。陸書略為向他挑逗，月香怒言以拒，竟致同牀兩不相容。又過了數日，袁猷借了十兩銀子與他。陸書把了二兩銀子與月香零用，那八兩銀子把與蕭老媽媽子，〔蕭老媽媽子〕收過去道：「不是我老媽子不懂人事，僅管催逼你老爺。我們家裡月相公是你老爺常在這裡，不能另外留客。我家女兒翠雲現在懷孕，不能過於留人。翠雲雖說是個捆帳，一個月能費關鑲？現在房錢欠下若干，房東追著要錢，若再不把，就要辭房，那一來連住處全無。柴店、米店、肉店、魚攤、槽坊、酒館、水果雜貨各店，逐日追逼要錢。還有各戶利錢、侖子的印子、差徭使費、人情分子、知單等件，開著這兩扇半門，每日要幾千錢才得過去。還有個大心思，翠琴相公不久就滿了季，他家要來拿捆價。我原指望你老爺付幾十兩銀子，讓我將些碎事彌補彌補，留幾兩銀子湊湊，好把翠相公的捆價。那曉得你老爺過上幾天把這麼十兩八兩。若要同你老爺算賬，你倒又住了這麼些鑲數，吃了多少頓數便中、晚飯。這叫做陰天馱稻草，越馱越重。如今要費你老爺的心，大大的代我老媽子設個法，同我清下了賬，幫助我一下子，不然我就過不去了。我老媽子被人逼住，你老爺是我家門裡一個好長客，那個不知道，連你也不好意思。陸老爺，你想想可是這個話呢？」又向月香道：「月相公，不是我來怪你，你是找家裡人，曉得我這連日光景，你就該望陸老爺說，請他幫我個忙，你說一句，要抵我十句呢。」月香道：「老乾娘，你卻不要怪我，我是那一日不向他說呢？」陸書見他們絮絮叨叨，心中好不耐煩，遂道：「你不必儘管說這些窮話，寬一兩日我把賬算清了把你就是了。」蕭老媽媽子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保佑你老爺多養幾個大頭大臉的兒子。」立起身來復又叮嚀囑咐，方才下樓去了。

陸書坐在房裡，月香同他猶如初來生客，連戲話總不說一句。在房裡坐的時辰少，在別人房裡閒玩的時辰多。晚間才睡上牀，月香道：「你把幾兩倒頭銀子把與老驢貨吧，省得他說這些窮話。你前腳出了門，他同我咕咕呱呱，說我不幫著他同你要銀子，說多少熬不熟不生的話。我聽不慣他那些厭話，你明日做點好事，將銀子把與他，罷罷罷你我相好，省得帶累我受氣。」陸書聽他這些言語，自己知道銀子業已用盡，現在那裡有銀子開發，又說不出口來，只好含糊答應。

次早起來，洗漱已畢，月香道：「昨日我沒有零錢，未曾叫人買蓮子煨。相應你到教場茶館裡吃了點心，回去取了銀子再來罷。」陸書聽了這話，心中大不受用。離了月香房裡，才下了樓，蕭老媽媽子迎住道：「陸老爺，那事今日拜托你幫個忙，我等著開發人呢。」陸書唯唯答應，出了進玉樓，到了教場方來茶館。

見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總在那裡，彼此招呼人坐吃茶。

陸書悶懨懨的，不似往常光景。眾人見他沒精打采，這般模樣，追問他為著何事。陸書將蕭老媽媽子如何追逼要銀，月香待他如何光景，怎麼樣冷落他，說些什麼言語，逐細告訴眾人。賈銘道：「賢弟，你今日信了愚兄那日勸你的話了？你若再不相信，你三天不到那裡去，到第四日空手再去，看他那裡是什麼樣子待你，你就明白了。若說是蕭老媽媽子、月香現在待你的光景，但凡這些地方要同客家打賬，總是這些玩頭，才好起結呢。」陸書將信將疑，心中仍是眷戀著月香。只因蕭老媽媽子追逼要銀，現在囊橐蕭蕭，沒有銀子，不能到那裡去，行止兩難。

各人用過早點，賈銘知道陸書心意，邀著眾人到強大家吃午飯。進了門來，因桂林房裡沒客，請到房裡坐下。老媽裝煙、獻條。吳珍、賈銘在那裡開煙過癮。賈銘將三子喊到房裡道：

「你到進玉樓去帶月相公，說是陸老爺在這裡等著呢。」三子答應，去了多時方才回來，向賈銘道：「月相公不在家，到金公館出局去了。」賈銘冷笑了一笑，心中早已明白，曉得是怕陸書沒有銀子開發局包，恐其越累越重，故此推托不來，點點頭就不追問了。

眾人在那裡吃了午飯，晚間又是魏璧作東，仍在那裡擺酒。

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各人皆有相好的陪酒，皮玩鬧笑，開懷暢飲。惟有陸書想起這數月逐日與月香朝夕不離，今日一人獨坐（自）在席間坐，沒談沒說，吃了幾杯悶酒，不覺有些醉意。席尚未散，他就辭別眾人要走。眾人知他心意，不便強留。

讓他帶著小喜子先走，約定明日仍在方來再會。陸書去了，賈銘們送了陸書去後，重新入席鬧酒不提。

再說陸書帶著小喜子離了強大家，因沒有銀子，不能到月香那裡去。回到怡昌號客寓，進了房，對著一盞孤燈，無情無緒。叫小喜子將鋪蓋代為鋪好，叫他去睡。陸書獨坐房中，越想越悶，越思越迷，和衣倒睡在牀。想起：「到揚時候，每日在月香那裡，他與我百種恩愛綢繆，何等熱鬧。今日孤眠獨宿，就這般淒涼。」

翻來覆去，方才合眼，朦朧看見月香向著他道：「伙計，恭喜你如了心願了！我的叔子今日到了這裡，我已經同他說明，他要二百塊洋錢身價。我曉得你現在沒有銀子，我將平昔積聚私蓄湊與叔子收去，寫下一張憑據，聽憑我自己配人，與他無乾。你可擇選個好日期，將我帶出去，同你動身回常熟就是了。」

陸書聽了，喜出望外道：「改（選）日不如撞日。」忙叫小喜子僱了一隻船，喊了一乘小轎、幾名挑夫，到了進玉樓。月香滿面堆歡，忙將鋪蓋、箱籠總查交與挑夫挑著。月香辭別眾人。蕭老媽媽子向陸書道：「陸老爺，你所少的銀子總是月相公還清了。我老媽媽子恐有不好之處，望你老爺同月相公包含。」

陸書聽得銀已還清，更加歡喜。月香上了小轎，陸書同小喜子押著行李，到了碼頭，下轎登舟。將行囊物件總皆搬到船上，將轎錢挑力開發清楚。

正欲開船，忽然來了個年約二十餘歲的少年男子，手持利刃，跳進船艙，揪住陸書道：「你把我的妻子拐到那裡去？」陸書道：「月香並無丈夫，我是用銀子買他的。你是什麼光棍，平空到此持刀行兇，想搶我的人嗎？」轉眼看著月香坐在艙裡冷笑，並不言語。陸書向月香道：「你因何在這裡嘻笑，口也不開，是何道理？」月香道：「他是我的丈夫，我是他的妻子，你叫我怎樣說呢？論理我要幫著他，何能順著你呢？」

陸書聽了，急道：「你平昔向我說你沒有丈夫，並未許配過人家，只有一個叔子。今日這丈夫是那裡來的？」月香道：

「你是個聰明人，怎麼這般糊塗？當初你有銀子，我就沒有丈夫。今日你的銀子完了，我何能不跟著我丈夫過日子呢？我們吃相飯的人，接著一個客，總是哄他說是沒有丈夫，要哄騙著他。若不這樣說法，那客家怎麼肯把銀錢任意在我們身上花用呢？若是當真說是從良跟他，今日說跟這個，明日說跟那個，就把我碎剝開來，還不夠分呢。」陸書道：「就算他是你的丈夫，你同我何等恩愛，今日如何對我呢？」月香道：「你這話更是好笑，你難道連『露水夫妻，錢盡緣盡』這句話總不曉得？」

你玩到今日，銀子玩的若干，還是這樣迷迷糊糊的。」陸書道：「這些話總不說了，現在你身上懷孕，……」月香也未等他說完，嗤的一笑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正是迷了！莫說我現在並未曾有孕，就是我當真的有了身孕，我們吃相飯的人，但凡有了身孕，總要揀一個有銀錢的好客，硬栽說是他的。等到臨時足月的時候，總好叫他拿出銀錢來生產做月一切費用。你如今銀錢已用完了，你還管我有孕沒有孕做什麼？就依我說我是懷孕了，養個女兒我是自然留著，撫養大了，好接手尋銀子。就是生個兒子，我也不能空手白腳的把你。就算我肯把與你，難道你還能將這娃子帶著家去好好撫養嗎？」

陸書聽他這些話，猶如渾身落在冷水裡面，連心都涼透了。

心中百般惱怒，欲想與月香再為理說，被那揪住他的少年人道：